

透過轉型正義，將台灣與世界 緊扣在一起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二二八」七十週年與解嚴三十週年紀念之後，與轉型正義相關的工作終於在台灣再次陸續上路。追查不當黨產、進行中正紀念堂轉型公民願景工作坊，以及通過《政黨法》、《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與《促轉條例》，應該是過去這一年最重要的工作及成果。

去年夏天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的紀念座談上，有一個議題是大家很關心的：如何確保二二八轉型正義的歷史記憶日後不會被扭曲？¹

其實，歷史記憶會變動，本是常事。我們現在看台灣威權時期歷史的眼光，就跟三十年前大不相同。因此，與轉型正義相關歷史記憶的處理，首重「普世價值」的確立。如同著名的歷史學者（也是二戰時期猶太受難者後裔）Carlo Ginsburg所說：

即便是個人的記憶，就本質而言，也是有選擇性的——我們只記得自己沒有忘記的東西。因此，我們要認清，「記憶」與「遺忘」是交織在一起的。這也就是猶太歷史學者Yosef Yerushalmi 為何會說，「遺忘」真正的反面不是「記憶」，而是「公義」（justice）。換句話說，歷史最終所追求的「公義」，正是「判斷」（judgement）這個字原來的字源。我認為，今天若是要談歷史意識，「公義」會是最好的思考方向。²

正因為「記憶」會變動，當我們談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不管是「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時，就不應只講求「記憶」，以為有了「歷史記憶」就可以永留後世；而是應該讓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記憶，放在以「人權」與「公義」為價值判準的框架裡，讓世代在好的價值引導下，知道如何永續保存人權被大規模侵害的記憶，而且日後不會受到政治更迭影響而產生不該有的扭曲。³

然而，在台灣教育長期受黨國與大中國思想影響的狀態下，要讓歷史記憶能以「人權」與「公義」為價值判準，我們在教育上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好好改進。換句話說，如果要談「台灣意識」，國民教育裡的「台灣意識」應該將「民主」、「人權」與「公

義」思想看成無比重要。可惜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台灣意識」的討論在這方面也有很多進步空間。在國民教育上，對推廣這些觀念所做的努力、與將它們落實在教育內容上所做的改進，雖然不是說沒有，但就比例來說，仍然嚴重不足。

就以目前還沒有完全擬定完成的「十二年國教課綱」而言，「人權」概念只是2014年審定好的〈十二年國教總綱〉設定的十九項課程融入〔議題〕裡其中的一項，這十九項議題分別是：「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⁴在這十九項〔議題〕裡，「民主」、「自由」、「公義／正義」完全沒有受到重視。2016年政黨輪替後，國民教育相關主事者並沒有將上述這個狀況加以導正，因此當時還沒有經課審會審議完畢的「國語文課綱」、⁵以及新制定的「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包含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⁶便繼續依循這樣的規範來制定。

上面所論，並不是說，這十九項〔議題〕不重要；問題在於，當初國教院在設定時，這十九項〔議題〕被視為同等重要，並沒有輕重之別。對於現階段正在歷經民主轉型的台灣而言，國民教育的課程內容設計是以這種「包羅萬象」、「不分輕重緩急」的綱要在進行，缺乏更簡要清楚的價值思考來統攝，這是否能確實幫助台灣往更民主化的方向前進，值得好好討論。與民主先進國家在課綱設計時，高度重視民主價值培育與多元思考啟發相較，台灣何時才能真正擁有符合先進國家標準的優質國民教育，非常值得大家關注。

畢竟，轉型正義真正要成功，轉型正義的成果要能確實促進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做好國民教育。然而，就我們目前政府各部會對轉型正義重視的程度來看，「教育」卻可能是相當弱的一環。有意無意間，社會上不少人似乎認為，轉型正義是「政治」工作；推動轉型正義，是政府幾個單位在幾年之間做一做、寫完結案報告就該束之高閣的事。這種誤解轉型正義真諦的心態完全忽略了，沒有好的轉型正義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轉型正義成果；更別說，能透過轉型正義來促進可以永續經營的民主深化。

什麼是好的轉型正義教育呢？就國民教育的課綱編定而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是有清楚的指標可以依循。

2014年1月底，UNESCO與德國「艾克特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聯合發表他們長達數年所作的重要調查結果——《有關納粹大屠殺國際教育現況：全球教科書與課程設計調查報告》（*International Status of Education on the Holocaust. A Global Mapping of Textbooks and Curricula*）。⁷這是針對全球一百二十五個國家國民教育在有關納粹大屠殺的相關課程設計與教科書內容所進行的大規模跨國調查。調查重點在於：國民教育是否將納粹大屠殺



視為課程設計裡不可或缺的重要項目？教科書是否有獨立篇章討論納粹大屠殺帶來的禍害？與此相關的課程是否有足夠份量的授課時數？⁸

為何教導與「納粹大屠殺」相關的歷史這麼重要？因為從二戰後，透過對「納粹大屠殺」所進行的歷史反省、以及立基於這些深刻反省所開發出來的國民教育內容，成為全球防範種族大屠殺、以及各種形式大屠殺與大規模殘害人權暴行的基準。

為了幫助世界各國的國民教育在課綱與教科書書寫上，能有更好的參考指引，UNESCO還於2017年4月公布了《關於納粹大屠殺與如何防範種族大屠殺的教育：政策指引》（*Education about the Holocaust and preventing genocide: A policy guide*），⁹其中清楚提到有關轉型正義的國民教育內容應該注意的準則。可惜這些在我們現階段的課綱制定上，都沒有受到起碼的重視。如何讓台灣與轉型正義相關的國民教育內容，不要繼續再與國際文明社會相關教育有明顯的脫節，需要更多人加以關注。

此外，與UNESCO對國民教育課綱與教科書編寫的重視相呼應的，是2006年起，藉由聯合國通過的A/RES/60/7決議案，制定每年1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之所以選1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因為1945年1月27日那天，是德波邊境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被蘇聯紅軍解放之日。奧許維茨集中營不是一般的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而是有系統地消滅猶太人的「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因為在奧許維茨受難的猶太人非常多，因此這個滅絕營成為納粹大屠殺的象徵。¹⁰

聯合國之所以設立「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背後是經過不少人多年奮鬥才獲致的成果。

1998年5月7日，英國、美國與瑞典在斯德哥爾摩成立特別工作小組，思考「與大屠殺相關的教育、紀念與研究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Holocaust Education, Remembrance and Research，2013年改名為：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簡稱IHRA）如何進行。他們想透過對納粹屠殺的歷史記憶，更進一步討論如何防治新興的排外運動、新法西斯思潮（例如新納粹）以及在非洲與東南歐各種違反人權的悲劇事件再度發生。2000年，這個特別工作小組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盛大的國際論壇，邀請來自四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包括政府官員、外交工作人員、宗教代表、學者、記者、納粹大屠殺生還者）介紹自己國家如何處理迫害／受迫害的經驗、以及如何建構自己國家的歷史，好讓各國有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

IHRA會議的成果是發表「斯德哥爾摩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也就是說，加入IHRA的會員國應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引進自己國內。這個決議文的草案，是由以色列代表Dan Gillerman草擬，他說明自己的構思並不只限於猶太人在歐洲遭遇的災難，希望這個草案對所有飽受內戰或種族屠殺之苦的國家也能提供幫助。根據日

前IHRA官網所示，迄今有三十一個會員國加入該組織，除了美、加、以色列、阿根廷外，其餘都是歐洲國家。

「斯德哥爾摩宣言」除了將1月27日制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外，還另外向聯合國秘書處提出申請，希望從歷史記憶政策與教育政策上加強對大屠殺的紀念。換言之，紀念大屠殺不再只限於對納粹屠殺所牽涉到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之記憶，而是延伸到對各種「特定族群（包括國家、種族或宗教族群……）屠殺」的紀念。簡單來說，任何國家或社會只要曾經有過違反人權的屠殺歷史，都可以放進「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的紀念範圍。¹¹

自2016年起，在德國與以色列駐台辦事處共同籌辦下，台灣第一次舉辦了「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的官方紀念儀式。當天活動除了有德國駐台辦事處處長Martin Eberts先生與以色列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游亞敘（Asher Yarden）先生發表演說外，當時台灣總統馬英九先生也應邀出席發表演講。2016年1月27日台灣這場紀念儀式舉辦後，隔天，德國外交部旋即在臉書官網上公布前一天有舉辦「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紀念儀式的國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提到了「德國在台協會」舉辦了這場紀念儀式，並以「總統」職稱稱呼應邀參加的馬英九先生。¹²

去年，蔡英文總統也應邀出席德國、以色列在台北合辦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並發表演說。今年的活動則訂於2月25日下午舉行，蔡總統亦應邀再度前往現場發表演說。

換言之，在德國、以色列共同的努力與非常友善的支持下，台灣藉由他們主動辦理紀念活動，而我們的總統親臨致詞的方式，即將連續三年實際參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這個全球性會員國官方紀念儀式的網絡之中。這樣的參與，同時富含了國際社會對台灣國際地位之肯認與支持的深遠意義。

當然，德國與以色列之所以願意這樣做，與台灣在強鄰壓迫的環境下，民主發展仍然能有卓越成長有關。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的國民教育在與國際轉型正義相關的教育內容與思考啟發上，還是相當不足，因此不時會在不同生活層面發生中學生著納粹軍裝參加反同遊行、或在學校活動裡仿效納粹舉止的憾事。這些憾事一再引發德國、以色列強烈抗議，以及國際媒體對台灣的負面報導。如何防範這些憾事再度發生，教育主管單位真的應該在課綱設計上，展現出具體的反省誠意。

台灣官方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會員國網絡連結，不僅在國際外交上助益甚多；同時也可提供我們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歷史記憶，在國際社會普世價值框架捍衛下，最穩固的定錨之處。

如果台灣願意將我們轉型正義的歷史記憶與這個國際框架好好連結，不僅與我們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記憶在普世價值基準支撐下，不會任意受到扭曲；而且在國際外交

上，我們又能與世界許多民主先進國家透過對「普世價值」的共同捍衛，建立國際社群的夥伴關係。即便這不是直接獲得聯合國會員資格，但在聯合國架構下，能主動穩固住這些會員組織的經常性參與權，這對保障台灣安全，亦有莫大助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七十一週年紀念，希望有更多人願意好好重視台灣的國民教育。如果說，兩岸之間最遙遠的距離是「民主」與「人權」，那麼，台灣的國民教育正該好好加強民主人權教育，並積極與民主先進國家的教育做更有深度的連結，好好加強以「公義／正義」為基準的世界史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世代懂得以開闊的世界觀，為台灣的未來繼續努力。

如同瑞典前總理Göran Persson所說：“The future we are shaping now, is the past that we will share tomorrow.”只有當我們從此刻開始願意為「未來」打造可長可久的根基，明天我們才有「轉型正義有好好落實的過去」，來告慰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的前人；也才有以人權與公義為基準的歷史基礎，作為台灣社會不分族群可以共享、也可以一起迎向更美好未來的出發點。

【註釋】

1. 李秉芳，〈台大教授花亦芬：台灣應該透過轉型正義工作，重新和國際社會建立連結〉，《民報》，2017年7月16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d8ee7ba1-84c5-41ac-bd6c-f4aa104a6a7f>> (accessed 2018/02/10)。
2. “Carlo Ginzburg talked to Trygve Riiser Gundersen: On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Eurozine* (July 11, 2003).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3-07-11-ginzburg-en.html>> (accessed 2018/02/10). 亦參見：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台北：先覺出版社，2016年），頁389。
3. 花亦芬，〈賦予歷史記憶真正有尊嚴的框架〉，收入：前引書，頁19-30。
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年11月公布），頁31，<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7/pta_5320_2729842_56626.pdf>（瀏覽日：2018年2月10日）。
5. 國語文課綱在2018年1月正式公告。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語文》（教育部2018年1月公告），頁21，<<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fileView.do?fileType=fileroot&fileName=65973c43ca866d84ed8a20961acaf8966ed8a7dbc01489cf66f5bd191be285cf1abe224b65db4021631cbf405298f361>>（瀏覽日：2018年2月10日）。
6.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課綱草案〉（教育部2017年7月公布之公聽會版本），頁41，<<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96020910.pdf>>（瀏覽日：2018年2月10日）。

7. UNESCO,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Education about the Holocaust – A Global Mapping of Textbooks and Curricula* (Paris: UNESCO, 2015),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87/228776e.pdf>> (accessed 2018/02/10)。
8. 花亦芬，《像海洋一樣思考——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遠方的起點》（台北：先覺出版社，2017年），頁 226-227。
9.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80/248071E.pdf>> (accessed 2018/02/10)。亦參見：花亦芬，《像海洋一樣思考》，頁 261。
10.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頁 181-182。
11. 前引書，頁 184-185。
12. 前引書，頁 181-182。◆